

電腦失而復得記

工務室退休技士 施宏錡

14 日下午四點午睡醒來，小泥鰍（內人）告知臺北市政府剛打來電話，說遺失的手提式電腦找到了，通知遺失者帶身份證件，到西北側二樓會議的管理中心領回。剛醒來的奇哥，迷糊中還以為是聽錯了。因為早上十點多把請求調閱監視錄影帶的函文，親自送到臺北市政府，沒想到那麼快就回音。再三詢問內人確認無誤後，當即欣喜若狂。

從上星期五（9/11）手提式電腦不見了，到今天已經是第 4 天了。原以為像電腦那麼貴重的東西，弄丟了想要拿回來，有如石沈大海。加上當天單元議題結束後，為了不想耽誤下一個行程，先與小泥鰍一起離開臺北市政府，到敦化北路某個巷子裡的松山托兒所參加「祖孫樂」活動，遺失電腦的事，也就來不及向臺北市政府駐警隊報案。

11 日當天上午十點半到下午一時半，夫妻倆在松山托兒所，和雙胞胎外孫一同參與遊戲活動外，中午祖孫共進午餐，讓外孫在托兒所上課感到親情的關懷，當外祖父母的我們，也能了解外孫在托兒所上課的情形。傍晚到南京西路的重聽協會上語言治療課程，周六及周日的活動，則照原有的行事日曆表操課。

11 日晚上回到家中，飯後努力回憶當天早上的場景：上午 8：30 到臺北市

政府二樓西北側，連同手語翻譯人員一起進入 N206 會議室，準備參與臺北市都市更新，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434 次會議發言。待 9：30 發言結束後，退出 N206 會議室，回到 N207 室旁聽席。直到 10 點 10 分該會議之單元議題結束，我們這一批因相關議題而來的旁聽者，則被管理員請出旁聽席，到室外廣場座椅暫時休息或回家。以便空出空間，讓下一場都更議題參與的相關人士，進入 N207 室旁聽。

匆忙中被請出室外後，先向協助手語翻譯的人員道謝，接著碰到承辦本案的建築師，與建設公司的人員，雙方對此案之都更觀點，有些不同的意見與語言上的爭執，不過也沒什麼大問題。待大家各自離去，奇哥上完廁所回來，不到 10 分鐘的時間，居然發現放在室外座椅上的裝有手提電腦的包包，竟不翼而飛，內裝有手提式電腦及滑鼠、硬碟、插座線路等。奇怪包包怎會不見了？立即回到 N207 室旁聽席尋找，並詢問 N207 室門禁的管理員。但是，都沒有找到它。此時內心雖有些慌張，一想到「先處理心情，再處理事情。」這句格言，也就先冷靜下來。同時努力回想當時由 N207 室走出來，明明把手提電腦放在廣場座椅上，目送翻譯員及其他人離去，自己竟沒注意到先把手提電腦揹著上廁所，而是把它留在座椅上。待上完洗手間出來，欲把手提電腦揹著，準備和小泥鰍一起到松山托兒所，參與雙寶學校的「祖孫樂活動」時。

咦！座椅上的手提電腦竟不見了，一時讓奇哥傻了眼！裝在黑色背袋內的手提式電腦，及硬碟等重要資料怎麼會不翼而飛？

奇哥心想：會不會是建築師和建設公司的人，錯拿了奇哥的包包？因他們約有 6~7 人一起參與會議，雙方在廣場休息時，對都更法定空地的看法有歧見，且在語言上有短暫的衝突。會不會是裝在包包內手提電腦，外觀相似而被誤拿，或是有人蓄意帶走，因奇哥在會議上的發言，有妨礙到他們的開發而洩恨。但是，在未有明確的證據前，不可隨便誣指他人，只有等查看過錄影帶，確認是誰拿走的，有百分之百的證據才能提出來。

也有可能是會議中有宵小混入現場，見到座椅上的包包，且四下無人，一時起了歹念而順手牽羊。因為電腦內有奇哥的地址，與電子信箱，手機號碼等基本資料，偷兒若把包包拿走了，有可能會打開電腦檢視，並藉此向失主勒索金錢。若拾獲者來電向奇哥提出這些要求，不管多少錢是可以商量的。因為手提電腦丟了是小事。但是，裡面硬碟所存的檔案更重要，那是數十年的檔案資料，包括文章、水彩畫作品、活動照片等，是奇哥花了十多年的心血，才建立起來的，若弄丟了則心血是白流了。

可是，等了四天都沒動靜，也沒有人主動，或透過他人和奇哥連絡。心想應該不是被偷走的，可是，手提電腦您現在又流落在那裡？~~~

12 日早上參與永和慢跑雙周六的永福橋團練，跑完到汀州路二段有名的小吃攤買肉包、菜包和餛飩，在等待肉包出爐的半小時內，順便畫張現場速寫，以掩飾昨日遺失電腦心中的不安。畫好投稿到「台灣守護周刊」，該速寫畫於 13

日刊出。12日晚上參與永和慢跑一年一度的會員聚餐，此聚餐原訂於今年3月中旬辦理。因「武漢肺炎」疫情的關係，而展延到今年9月12日舉行。餐會尚未結束，奇哥便告辭提前離席，搭高鐵趕到台中，再轉計程車到南投市，與素秋老師會合，以便參與13日早上的「斌利45公里半超馬」跑步活動。跑完後，主辦單位送隻烤全雞，象徵跑者通過烈日的「烤」驗。

14日早上擬好遺失東西的信函，親自送到臺北市政府給四個相關單位，請求准予調閱9月11日上午10點5分到10：30分的錄影帶，以便確定包包是誰拾獲或拿走。該陳情文信件分別送到1、臺北市政府柯市長2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3、臺北市都市發展局4、臺北市政府駐警隊等四個單位。信函於14日早上十點半，送進市政府總收發室掛號，以及市府都市發展局等單位，完成電腦遺失報案的程序。

既已完成遺失手提式電腦正式的報案，至於能否把電腦找回來，則仍是個未知數。但是，依既定的行程，搭台鐵班車到百福車站，下車後走到基隆市百福社區，探望因病下船在家養病的木雄船長，並和他一起共進午餐。奇哥除了安慰他，還要他專心在醫院及住家中好好地養病，待身體復原後再另找頭路，離去時致送紅包，並祝福他健康早日痊癒。

下午拖著一身疲累，回到臺北家中午睡。直到下午四點內人接獲臺北市政府的電話通知，請奇哥到市政府認領電腦為止。從早上報案，到下午接獲通知

領回，這段時間還不到六小時，也不用調閱錄影帶觀看，就可找到了失主。臺北市政府處理人民陳請事件，找遺失的東西之速度、通知當事人效率之高，可謂十分驚人。

不曉得手提式電腦，後來是怎麼被找到的？在確定自己弄丟了後的當天，有先透過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查詢，現場陪同的翻譯人員，有沒有看到手提包包，或幫忙收好？回答是沒有。因周六及周日市政府不辦公，焦急也沒用。直到周一早上，才決定向臺北市政府正式報案。發文請求臺北市政府協助，允予調閱閉路監視錄影帶查看，以便確定是誰誤拿走手提電腦。因為當天共有四場都市更新會議的單元議題，二樓 207 會議室旁聽席，更是擠滿關心自家房屋都更的居民，奇哥則是參與第一場的都更會議。

也因為太過興奮了，匆忙騎機車出門，擬到臺北市政府二樓管理中心，欲領回電腦時，騎到半路才想起還在「武漢肺炎」疫情期間，進出公共場所一律要戴口罩。而口罩是放在背包內沒帶著背包出門，臨時到路邊國父紀念館旁的全家超商買口罩。商家很精明，疫情指揮中心指定銷售的那種淺綠色口罩，市面九片包裝，一包賣 45 元左右的口罩，竟然沒陳列出來。而把機車專用的黑色、粉紅色口罩，以及其他高價口罩，擺在十分顯眼的地方，每只口罩標價從 139 元到 250 元都有。但是，看在能立即領回電腦，也只有忍痛地花大錢買下來戴。

匆忙趕到仁愛路底，市政府二樓會議室的管理中心，時間是下午 5 點零 5

分，離下班還剩不到 25 分鐘。到了管理中心招領櫃檯，說明來意，管理員的一位先生，先問遺失的包包是什麼顏色？奇哥毫不遲疑回答說是「黑色」。當他把黑色包包拿出來時，眼尖的奇哥早已認出外觀是他的包包沒錯！

接著管理員又問：包包內主機的電腦外殼是什麼顏色？奇哥一時愣住了，因家中那只桌上型電腦外觀是黑色，色彩觀念早就在腦中定型了。隨即脫口而說是黑色，這回輪到管理員說，錯了！這包包內的電腦應該不是您的，因為電腦外殼不是黑色。

正當他準備拿回保管架時，奇哥有些慌心了，趕緊說：「且慢！先不管電腦外殼的顏色，可否請您把電腦主機先打開，先檢視螢幕上面文件的內容，就可以知道電腦是不是本人的。」因為電腦開機後，螢幕上有設定使用者的姓名，與輸入密碼。只要打開就會跳出英文名字，還有 11 日那天早上簡報的檔案，都放在裡面。人年紀大了記憶力不佳，可能會忘記電腦外殼的顏色及式樣。但是，檔案的內容是什麼，跑不掉的，這才是能辨認電腦是屬於誰的方式之一。

管理中心的兩位職員，被奇哥的話問住了，他們兩人面面相覷。就這樣三個人和管理中心的櫃檯上，僵持了幾分鐘。其中一位同意奇哥所提的見解，先把電腦拿出來檢查，外殼是紅色。但是，底部則是黑色。開機後，螢幕果然跳出使用者的英文姓名，比對奇哥先前寫在紙條上的英文名字，與電腦螢幕上的文字無誤。接著擬再開啟其他的檔案，以比對 11 日會議上發言的內容，與奇哥帶去的文件是否一致時，原先那位厲聲質問奇哥「電腦外殼是什麼顏色？」的管

理員，在看到螢幕上的資料後，就說後面的檔案不用叫出來了。因為他已經清楚地知道螢幕上的內容，和奇哥所述說的一致，加上離下班還不到 10 分鐘的時間，有可能他也急著下班回家，希望盡早把這件事結案。便要奇哥在招領登記簿上簽字，留下電話號碼和身份證字號，在核對證件無誤後，便把電腦主機，連同包包一起交給失主-奇哥。

這次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!弄丟了裝有電腦的包包，仍能靜下心來，不因遺失貴重東西而心煩，並能依原定計畫參加聚餐、完成跑馬拉松活動，及到基隆訪友。過了四天後，裝有電腦的包包又再度回到奇哥身邊，若不是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?」那又是什麼?

待步出了市政府西側正門，見到仁愛路四段大馬路上，夕陽火紅的餘輝，映出周遭建築物的景觀，感覺很漂亮。回頭看到臺北市政府辦公大樓，雙十字建築物正中央上方的那座時鐘，時針停留在五點，而分針顯出 29 分的螢光字幕。奇哥看到了，倒抽口冷氣，好險!若再晚幾分鐘，事情可能不會那麼圓滿，說不定管理員不耐煩，會請您第二天再到市政府走一趟，還好總算趕在下班時間前，領回遺失的手提式電腦，解決了這件事。

走在仁愛路上，整個人輕飄飄的~~~~